

卷三

書名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撰者 漢 桓寬 撰，明 張之象 注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漢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編號 C4445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4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鹽鐵論卷之一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

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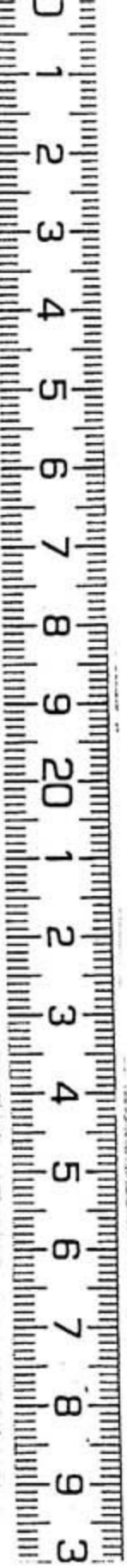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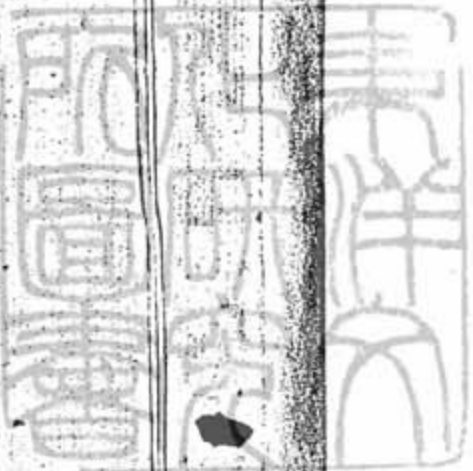
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

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
 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
 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47







鹽鐵論卷之三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傳曰此陳係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

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者乎。招之有罪。言楚之托招以滅陳也。顏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弑

君子罪莫重於弑父。趙武靈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

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日者淮南衡山修

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

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

謀叛。逆誅及宗族。淮南鴻烈序曰。文帝以淮南厲王長子安襲封

淮南王。次為衡山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

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

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

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

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

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

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及諸儒大

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

數十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

明道之言也。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

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失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使是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

殺之乎

晁錯傳曰。晁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

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晁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別

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

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素

盜進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

之間。名且惡。汗音之。而况為不臣不子乎。叢談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鍾離意曰。孔子恐渴於盜泉之水。曾參

迴車於勝母之是以孔子沐浴而朝。音告之

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去聲棄而違之。論語曰。陳成子

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孔子曰。事君可貴。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已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精神訓曰。晏子與崔子監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

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死。若夫音扶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

誦其文。而行音去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

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

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

禹。夏紀曰。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

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

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岳

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

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

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

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

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

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岳曰。有能

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

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汝平水土。禹拜

稽首。讓於契。后稷。咎繇。舜曰。汝其往視爾事

矣。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

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傳曰。初曰

李使過巢。見巢缺。搗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

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

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夫

音以璵音番煩音之玼音而棄其璞。以一人之

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淮南子

曰。夏后

之璜不能無考。明。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月之珠不能無類。

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為萬世慮也。

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鄭世家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汜論曰。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宿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

為功。晁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晁錯傳曰。晁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軍。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天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是錯患諸侯強。人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晁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人臣各死其主。為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

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臣死且不避。況乎刺乎。遂刺之。解揚死。晉景公大驚。乃發兵救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
 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
 乎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
 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
 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
 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
 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
 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
 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音扶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

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音霸王之資

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

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

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

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

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穀游

海者，蓋三千乘音去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

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田乞卒，子常

代立。是為田成子。相簡公。復修整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桓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范睢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韓非子曰。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多效。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故曰。胼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說山訓曰。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



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轂擊於

道。顏師古曰。轂擊言車乘交馳其轂相擊也。攘公法申私利跨山

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

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

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姓衛。輿服僭於王公

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

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淵釣魚

放犬走兔隆豕鼎力蹋音達鞠鬪音為鷄蹋鞠以革

以毛髮。蹙蹋為戲。劉向別錄云。黃帝造以練武士者也。左傳曰。季郈之鷄鬪。季氏芥其鷄。

郈氏為之金距。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已

飲音俞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飲。二州名。其人善舞。或曰。飲水之人善歌舞。漢高帝伐秦。巴人從軍。歌舞陷陣。高祖采其聲。後人因加此字。一曰。吳歌曰。飲。婦女被羅

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

戈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

解音懈怠。何者。已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

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

德而子孫封。周公相去聲而伯禽富。琴操曰。文王以

紂時為岐侯。躬脩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斮。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傳曰。文王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明堂篇曰。昔殷紂亂天下。捕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成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相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奉使篇曰。江漢之魚吞舟。必巨。傳去聲。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

海。况之妻子乎。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故夫貴於

朝。音潮。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

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

戶之列。而望卿相。去聲。之子孫。是以跛音避夫

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

金之寶。不亦虛望哉。韓嬰曰。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

無吞舟之魚。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

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

祿以養去聲其妻子而已乎。孟子曰禹稷當平

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溺

之也。稷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

以如是也。夫音扶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其急也。夫音扶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

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

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

行其義。非樂音洛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

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為文

魏成子所以為賢也。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公。孔子曰。可以為文矣。魏世家曰。魏文侯謂

李克曰。先生嘗於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

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

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

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

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

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

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

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後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故周德

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為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音潮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避音避夫而望疾步也。管仲傳曰。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

刺復第十

大夫乃為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泊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闕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侯周召而

望子高。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郎顛曰。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

召作輔。是以能達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

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佹佹乎耕而

不顧。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

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

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

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

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

也。自千乘去聲見寬以治尚書。位冠去聲九卿。

兒寬千乘人也。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

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與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

音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

拾遺記曰。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樂顯於

當世。燻目為瞽。人以絕塞眾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蓋

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修務訓曰。無

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當世之工匠。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

不能調其鑿柄音丙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

變舊律是以鑿柄音丙刺音郎戾而不合聲音

泛越而不和夫音扶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

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韓非子曰巧匠

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是以曹

丞相日飲醇酒曹參世家曰參始微時與蕭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無所變

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

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

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視事來者皆欲有言至

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必有所言復飲之醉

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

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

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

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百姓歌

之口蕭何為法顛居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載其清淨兒大夫閉口不言兒寬傳曰寬

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

良有廉智自將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

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

曹除為從史及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

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故治大者不可以煩

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

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去聲其政察察察察可

以為匹夫。扶音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

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

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

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

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

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

而無功。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

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曰夜不

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

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韓非子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

方來效。呂氏春秋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

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

主術訓曰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

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

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

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桓公之於管仲

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

殆哉。雜事篇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

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

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

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

得賢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

事昔周公之相去聲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

之士。是以俊又滿朝。音潮賢知。去聲充門。傳曰。周公踐天

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二人。

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

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生矣。子無以魯國

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

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

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

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

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文強

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

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

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

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

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

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

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入。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

諸侯卿相去聲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去聲

天下之士哉。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

也。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

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

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呂氏春秋曰。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劉向曰。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

泰族訓曰。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今四岳舉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以天子而妻。去聲。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孔子曰。以富貴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

之下士。鹿鳴之樂。音洛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雜事篇曰。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與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

之。下士。鹿鳴之樂。音洛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

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

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

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

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讎。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曰。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詩序曰。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飯食。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嘉賓。得盡其心矣。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

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王逸曰。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蔽賢妬能。自高其知。去聲。音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

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詩傳曰。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

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詩傳曰。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

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
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
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
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
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
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
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
蔽善者。國之讒也。列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主術訓
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說林訓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
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

曰。太公相去聲文武以王去聲天下。管仲相去聲

桓公以伯音霸諸侯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節。

止。康梁沈酒。官中成市。作為炮烙之刑。刺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
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
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

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
謀生焉。文王之謀。悉索薄賦。躬探甲冑。以伐
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探甲冑。以伐
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

齊世家曰。桓公既得管仲。修齊國政。連五
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
能。齊人皆說。七年會諸侯。故賢者得位。猶

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故賢者得位。猶

龍得水。騰蛇音蛇遊霧也。韓非子曰。飛龍乘

霧。霧而龍蛇與螭。螭同也。則失其所乘也。
賢人而誣於不肖者。權輕位卑也。不肖而
能服於賢者。權重位尊也。叢談曰。騰蛇遊
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

水而驚處地宜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公

孫丞相去聲以春秋說音稅先帝遽即三公處

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

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公

弘傳曰。弘為人恢奇多聞。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

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辨論

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

說之。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

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

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

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

蟬。外衣麻枲。內蜀五鼎。外膳一餒。豈可以

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

惡賓。不逢故人。食貨志曰。自公孫弘以春

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吏益慘急。而法令

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

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而無益於治。修務於功利矣。

博士楮泰泰平準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

傳去聲巡省郡國漢武紀曰。元狩六年六月。詔曰。口者有司以幣輕多

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

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

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度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諸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舉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漢紀曰。元朔元年。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

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擁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舉。夫附下周上者死。附上周下者刑。與閭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得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勸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也。當免。奏可。

遷官爵或至卿大夫。班固曰。公孫弘卜式

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開。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並臻。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殫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閣協律則李延年
奉使則張騫蘇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君
道

篇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
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
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
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
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
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
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
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
至矣西面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
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朋
友之材至矣



則師傳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
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
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
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
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
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
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周紀曰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
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
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
孤竹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閎夭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呂
氏春秋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
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
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然而未覩功
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業所成。殆非龍蛇音之才而鹿鳴之所樂

音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顏淵曰。鮑

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韓非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劉峻曰。

薰蕕不同器。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

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

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

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

士麋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與利之臣起。曆

溪熊羆之士隱。平準書曰。武帝之時。嚴助朱

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

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

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

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造用。

法嚴令。具典利之臣。自此始也。尚書中侯曰。呂尚釣磻溪。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涇。淮造渠以通漕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通作諸利富者買爵

販官免刑除罪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者禁固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

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

大遂從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蕭望

之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

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

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

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

以興兵擊之誅者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

過半然後衰止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

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憐音急急之

臣進而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平準書曰吏道

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法

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

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

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

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

令明察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為放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

齊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

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

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

溘音敏。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作

擒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

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

雖舜禹不能治萬民。秦紀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驅騾

耳。驕駟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荀子曰。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

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孔。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扶。故。輶。

音韶。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輶車。輶。遙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

本作。翹車。逸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聖德仁義無所施之。武指

篇曰。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

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

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齊宣之

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詩傳曰。孟子說

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

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琴。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

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

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

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大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

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

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凋世者歟。尊賢篇曰。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

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

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

古者驕驪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騭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齊策曰。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臣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云之。焉能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驕驪騏驎。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君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使辟而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及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及潛敏。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北并巨宋。

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

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齊世家曰。潛王七年。

十二年攻魏。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六年齊君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

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為東帝。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

諸侯合謀而伐之。

齊策曰。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

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一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



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

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

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雜

事篇曰。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

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

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歎息曰。賢固若

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

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

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

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誦。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故齊閔王雖王建聽流說。信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王建聽流說。信反間。諫音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為秦所禽。通作不亦宜乎。齊策曰。始皇嘗遣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謂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

牘受書。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齊。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竊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世家曰。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

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

要平穆公。始為苟合。信然與之。伯音去王去聲

何言不從。何道不行。孟子傳曰。伊尹負鼎

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故商君以王道說

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

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

卒以顯名。衛鞅傳曰。公孫鞅聞秦孝公下

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

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

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

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

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

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
吾君之驩甚也。缺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
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
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已待十數年而
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大說之
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
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孟子
傳曰：騶行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
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
消息而作在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
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
之，至於無垠。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
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
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
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
如此。鮑焦曰：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突
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

行爽廉毀，然且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
舍感於利者也。

士貴成功，不貴文辭。
呂氏春秋曰：良劍期乎能斷，不期乎鏤鐙。

良馬期乎千里，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
不期乎驥騫。

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

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
晉文公曰：直而不枉，不可與長往。方而不

圓，不可與長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

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

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

而稱之，猶甃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

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

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

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

也。春秋曰。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

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

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

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鄭公者。通乎夫人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

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

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

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

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

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

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

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令死

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

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

爲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繆稱訓曰。行險

者不得履繩。出



林者不得直道。汜論曰。調寸而伸尺。今

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

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

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

知明君也。許慎曰。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

其道。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孟子

而相之。可二。活之。能知伯音王。其冊通作素。謂不智乎。

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

而以成。伯音王。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音潮

不易其俗。而成千乘去聲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齊桓公曰。

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布

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叢談

曰。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

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闔

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魯公殺子赤。叔駟退而隱處。不食其祿。節士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

長。曰過。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

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

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夫之。遂不為也。以成曹

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過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為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侯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過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兄之庶子也。自立為吳王。季子

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適之子曰王子光。號曰
 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
 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
 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
 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
 子。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
 亂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
 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
 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左
 傳曰。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
 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人公冉務
 人曰。若君命可使。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
 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
 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耳。殺也。試則何
 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曰。公弟叔。賢之
 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

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
 是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
 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節士傳曰。魯宣
 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
 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
 公子於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
 於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
 食為哉。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
 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孔子
 曰。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菹澤而漁。則蛟龍
 不遊。覆巢毀卵。則鳳鳥不。虧義得尊。枉道取
 翔。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容。効死不為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

枉道以求容也。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石買曰。術女不貞。術士不信。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私行義

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

季氏為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

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

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音子

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

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

以求容。惡音鳥在其釋事而退也。泰族訓曰。夫聖人之

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

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

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

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

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

其道。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

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

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
濫于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泰族訓
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安

也。許慎曰：管仲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于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

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

音洛。貴德篇曰：聖人

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主術謂曰：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托身者，明主弗樂。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蓐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

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故民流沈溺而不救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民流沈溺而不救。

非惠君也。國家有難去聲而不憂，非忠臣也。

夫音扶守節死難去聲者，人臣之職也。申鳴曰：始吾父

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食其衣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衣食饑

寒者，慈父之道也。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

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怨而後教，是堯德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今子弟遠勞

於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

冊通作策茲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音較

以澹古贍字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去聲也。爲

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

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

未可爲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

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

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

賈生曰。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鸞。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音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音自至。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

安。故使廷尉評古本等問人間所疾苦。拯

恤貧賤。周澹古瞻不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

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顯師古曰。前為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

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

淵修務訓曰。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未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况國家

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音扶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

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

成原道訓曰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音不

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

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

適足以敗之夫音扶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

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孔子曰

道生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濟木立而道生春秋之

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

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

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

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種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

明者必破衆庶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雜言曰鍾子期死而伯牙

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大夫曰吾聞為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為人

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

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

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

為其隳音灰先祖之所為而揚君父之惡也。

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

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

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

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

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

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去聲者隨世而制。趙

靈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

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

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漢

武帝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孔子曰。麻冕禮

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

俗而不偏宜。泥論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

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

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亡。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

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

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魯定公序昭

穆。順祖禰。音米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

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

臣孝子也。秦紀曰。二世東行郡縣。還至咸陽

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上驪山

驪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

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為屯衛咸陽。今教射狗

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今教射狗

馬。命田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

粟。勿勿。不日。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

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鹽鐵論卷之三



